



taibeideyouyu

台北的忧郁

王锺陵◎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taibeideyouyu

台北的忧郁

王锺陵◎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台北的忧郁/王锺陵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5434-5665-6

I. 台… II. 王… III. 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4456 号

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hbep.com>
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, 050061)

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开 本 1/32

印 张 9.875

字 数 184 千字

印 数 1—4000
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34-5665-6/K·266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志伟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。0311—8641271, 8641274

邮购地址: 050061,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

邮购电话: 0311—7731224 E-mail: wfbbooksell@vip.163.com

目 录

上篇 客座生涯:繁忙与丰富	1
一、校园内外:宁静与活跃	4
二、气候:起落频繁;讲学:纵贯南北	25
下篇 打拼与沉沦:台湾社会素描	89
一、台湾经济:转型与抗争	92
二、台湾政治:政党生态	114
三、两岸关系的焦点:三通	165
四、台湾社会万象:白黑两面	182
五、台湾媒体:潮涨潮落	225
六、台北、高雄选举:对决中的混沌	245
尾声:两岸深刻的情缘及光明的前景	302
后记	309

上篇 客座生涯：繁忙与丰富

1997年10月，我首次去台湾，是参加在台中举行的“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讨论会”，会后，游览了日月潭，又来到台北，在罗斯福路上，于微雨中，忽然生出一股淡淡的忧郁之情。于是，1998年4月，我写下了一首诗，题为《台北的忧郁》：

台北的忧郁，来自春天的雨，
春雨霏霏中有六朝鸟啼的幽咽。
记忆的列车满载线装书穿山出峡，
汉家陵阙在心潮中搏出个残阳如血。

台北的忧郁，来自东海的涛，
斑斓的思想藤蔓缠结着五千年。
黄昏星多情地停在诗人的窗口，
默契地望一眼远方跌入云的深渊。

台北的忧郁，来自我的心，
高高的椰子树伴着云秀气娟娟。

汇满了天光山色神话传说的日月潭，
似一个无言的笑，寂寞地泛着微涟。

富丰己外繁：我坐坐客 篇上

日月潭的涟漪，荡漾着我的心，
穿过云，踏着光，我怀着忧郁。
黑黝黝十万里大山野兽似的蹲伏，
玄机在夜的深谷中雾一般地孕育。

这首诗寄托了我对台湾局势的忧思，不料，忧思成真。民进党上台执政，两岸的政治关系跌到了最低点，并时而产生严重的危机，而岛内的局势也混乱纷纭，民生多艰。2002年下半年至2003年初，我受台湾东吴大学邀请担任专任客座教授，有了一段较长在台湾生活的时光。我深知，这对于一个大陆人来说，在此前与现在，都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。于是，我将自己所经历的、所见的都写了下来，目的在于记录下台湾的一段历史。在这段历史中有那么多的曲折与痛苦，而生机与希望也在萌生、成长，这是一段转变时期的特殊的历史。为了记下的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历史，记下它的美好，也记下它的不足，我不加夸张，尽量用白描的方法，以事实与材料说话。剪裁当然是有的，却没有虚构；所用人名，均为真名；所记之事，均为真事。

虽然作为一个大陆人、一个中国人，我有自己的褒贬，但我愿意贴近台湾、贴近台湾同胞的心理去观察与

或因，求在湖前一草芥呈竟半，笑真，而然；跟同等思
要重个一民。一、校园内外：宁静与活跃
静处思风湖言具说界发部令胡大台歌台于叔守。湖目
，断点斑猫图湖丑身，然目，湖阳自言不县，义意怕墨
畔特拉前；片天到景 1. 到达东吴
歌台出面国歌是舞班
会并状因：态公已奇封湖印湖出言歌湖前，言言湖湖入

2002年8月16日，天色未明，有雨。景象颇如“渭城朝雨浥轻尘”^①，不过，我相信此行不会是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^②的，因为此前我已两次到台湾参加学术讨论会。我从上海虹桥机场飞抵香港后，入关，换入台证的正本，又出关，换登机牌，于当天下午5点多钟，到达台北中正机场。东吴大学中文系的倪佩君秘书和郭懿文助教，打着一张横幅在等我，上面用胶水贴着以仿宋体写的一排大字：“欢迎王锺陵教授”。机场外，有一部东吴大学的车候着。这样，我当晚就入住到东吴教授宿舍区。系主任许清云教授招待到一家菜馆接了风，并将一张台币520元的电话卡送了给我，还帮我问清如何用这张卡打电话，让我向家里报个平安。

《庄子》课大受欢迎。初选课时，人数即达百人以上，听过两次后，经过学生的退选或加选，重新确定时，人数增加到一百零九，另外还有旁听生。台北许多大学的教授听说这么多人选课，都大吃一惊。其实，学校还

① 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。

② 同上。

限制了听《庄子》课的人数，有好些选了这门课的学生，不知什么原因落了选，据说教务处是用电脑进行挑选的。

当我拿到我为硕、博士班开设的“文学史方法论”课的学生名册时，一看，总共博士生五名，硕士生三名。我感叹说，上这门课的学生真少，只有八个。旁边一个博士五年级的女生说，老师，很多很多啦！许清云教授对我说，他的诗学研究课，只有两个学生；许钺辉教授说他的文字学课，只有一个学生。东吴大学的规定是，硕士生有两人，博士生有一人，即可开课。大学部的课要有十五人选，才能开。有一次遇到陈恒嵩副教授，他说，想开《尚书》课，但选修学生不满十五人，未开成。我上“文学史方法论”课时，一数人数，却有九个，原来还有一个旁听的。为进修硕士班二年级上的“魏晋玄学专题研究”课，有十二个学生，上了五周课后，来了一个胖胖的学生，很有礼貌地对我鞠躬，问可不可以来旁听，他也是进修硕士班的，不知几年级，我说可以。到达东吴后，许清云主任才同我商量，请我帮忙上“现代文学概论”课，经过退、加选后，也增加了不少学生，另外也仍有旁听生。

讲课认真是我一向的习惯。硕、博士班程度高，进修硕士班的学员年龄大，见识广，读书多，且多中学教师，内容不丰富，是难以让他们很感兴趣地持续听下来的。修《庄子》课的大学部的学生，文字学、校勘学都

没有学过，而台湾大学的中文系，又没有一门《古代汉语》课，我是教这样程度的学生，来学中国古代典籍中最难的《庄子》；而且我讲《庄子》，是要字字落实，一个实词，一个虚词，都不放过的。临行前，苏州大学中文系几位同仁为我饯行，希望我能大振敝系的教学声誉。其实，无论有无同仁的嘱托，我一贯怎样上课还是会怎样上的。我对大学部的同学说，一些基础性课程没有学过，不要紧，讲到哪儿，我就给你们补充相关的知识。然而，像台湾教授那样，同时从大学一年级一直教到博士班，对我还是个新经历；于是，我接触到了从青年到成年的各年龄段的台湾同胞。

2. “六朝茶会”的碧潭之游

不仅课多，因为是刚到，接风活动也多。一会儿是淡江大学中文系崔主任来访，请去故宫边上的名叫“上林苑”的饭店吃饭；一会儿是政治大学唐翼明教授请喝下午茶；一会儿是中央研究院的刘苑如小姐来请吃中饭，此外，还有几次大型的集体接风活动。从我到达台北的二十天中，有八次饭局，平均下来，二天半就有一次饭局。中研院还主动送了我他们出版的现存的全部的期刊与书籍。

“六朝茶会”是台湾一个不定期的同行相聚的活动。曾任台大中文系主任的齐益寿教授因为我到了台北，提

议活动一次，为我接风。那天，治六朝小说的王国良教授，本拟同我一起乘捷运去餐聚的地方，但有点微雨，他打了电话过去问，有没有停车的地方？说是有，于是他就开了车载我一起去。汽车在台北市、县奔驰着。淡水河的对岸，绵延着大片的房屋。整个大台北地区，展现出一种恢廓的景象。在途中，王国良教授对我说，在台北由于汽车太多，停车困难，所以，往往要先了解有没有停车位，才敢开车去。终于到了新店，看到霓虹灯闪出的“福临门”三个大字了。汽车向着车库中驰去，车库竟然有三层之深，驰下去，一层又一层。参加餐聚的，有台师大、政大、文化大学、东华大学等大约六、七所大学的同仁。宴会中，就像我多次遇到的那样，一片声地问，为什么《中国中古诗歌史》这部书不再版？好几所大学的教授都说，他们采用这部书作教材，但得书不易，有的教授尚且是靠复印得书，遑论学生？

饭后，大家在这个旧日的风景区散步，走上了碧潭桥。这是一条用木条铺就的、以铁索为扶手的吊桥。此桥日据时代就有了，因为有这么点年纪，所以被保存了下来。桥身稍有点晃荡，新店溪在下面流着。有人指着桥右不远处对我说，那儿就是有名的碧潭。

下了桥，步入河边的沙滩上，周围的光线暗了下来。一向性情平和的齐益寿教授说，我们以前谈恋爱时是骑自行车到这儿来的，现在全是楼群，俗艳了。边说，他

边用手指着周遭的楼群；接着又指着河中说，过去这儿可以用桨划船，现在变成用动力船及脚踩船了。一种淡淡的惆怅浮上了他的心头。正在年轻、漂亮时段的朱雅琪副教授，以一个学生的口气说，碧潭是很多老师年青时代的记忆；想到碧潭，他们就会油然而生一股浪漫情怀。沙滩上，暗夜中有一个小摊子在卖热狗。热狗是一种食物：它里面是美式香肠，外面沾上拌和了鸡蛋的面粉，或下油锅炸，或烘烤，吃的时候涂上番茄酱。我指着热狗摊对朱雅琪说，一些人到风景名胜的地方玩，就是买点吃的，拍点照，喜欢热闹，而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则比较淡雅。朱小姐接着话头说，都市过发展了，不见得好。我忽然话锋一转说，文明的发展也是好的，人不能老是过苦难的日子，楼群多了，至少可以住得宽敞些吧。问题在于如何在都市化、物质化中仍能把握住生存的诗意。

不管岸上的人有何讨论，新店溪在夜色中，仍然无声地流淌着，它是在诉说诗意失落的惆怅？还是在吟唱一种青春不再的无奈？夜色正在深下去。

3. 美丽而宁静的双溪校区

台北是个得天独厚的城市，它有绿绿的山，青青的水。它位于台北盆地内，山地丘陵占全市面积的一半以上，由北而南，主要有大屯、七星、五指等山。发源于雪

山山脉大霸尖山的大汉溪，原在桃园入海，因台北盆地下陷，折了个90度，在板桥附近汇合西流受阻的新店溪，成为淡水河。而由台北县平溪乡火烧寮山发源的基隆河，则在三貂岭、瑞芳一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从汐止附近流入台北盆地东北方，形成一连串曲流，经过圆山、社子，在关渡和淡水河相汇。台北与山水相亲，枕着山，面着水。山使台北安详向上，蓝天与绿色，满目怡人；水使台北飘扬起远思，润泽中的开阔，豁人心胸。

东吴大学有城中校区与外双溪校区两个校区。外双溪校区位于台北士林区，傍文间山而建。教学区在山脚，教授宿舍区在山腰及靠近山顶处。我住在三楼，视野开阔，四面望去，对台北作为山中之城的感觉十分强烈。

在屋里，向后从窗子里看出去，只见林木荫翳。由于山势较陡，低处的、小的树能见树冠；高处的、大的树，则只能见到树干。常有鸟鸣，有婉转的，有聒噪的。也有时是一鸟不鸣山更幽。迎着阳光的树叶，映出年轻的嫩绿；不在阳光照射中的树叶，则显出了老成的深绿。树叶常随着小风，彼此微微地点头；但也有时整座山的树叶一动也不动，谁也不想惊动谁，似乎都在珍惜一个“静”字。

向前看，大屯山系的阳明山就在对面，那是一片蓝天白云青山的景象。山上浓厚的深绿，散点着一些微微的黄色，远望过去，毛毛茸茸的，一簇簇的，略有一些高低不平地紧挨着，整个山如同张大千的泼彩山水画

——张大千生前的住处，正是在这座山更向里面一些的群山横断之处，名曰摩崖精舍；而山顶上一些稀疏的，从树丛的掩映间露出的，或红或白的房屋，则如同一幅画上的工笔勾勒。向右边群山深处眺望，在重叠的群山那较前的一个山顶上，高踞着一座黄色的郑成功庙。

阳明山的山顶后，又见另一层山的顶部，却是浅黛色的。如果说深绿的山是傍衬着蓝天的胸脯的话，则浅黛色的山就因更为贴紧而有点依化于蓝天的怀抱中了。有些羞怯的白云躲在浅黛色的山顶后面，探头探脑地露了出来，如同一片纱巾；这纱巾是活的，不仅在游动，还悄悄地长大。当它与浅黛色山顶部的岚气融成一片时，山就好像是醉在天的怀里了。平日，山顶的上部，常常覆盖着大朵、大片的云，遮住了一小片天空。你看这些云似乎动也不动，然而，不期然间，它就变化了形状。而两山间，天空的中部多为无云；间有几片云丝，静止着；或有一朵不大的白云，在悠悠地荡漾。

向下看，蔚蓝色的天空下，夹在两山之间，一座座的建筑，高高低低的，在绿树的簇拥下，伴同着阳明山脚下那一栋栋沿着山脚，绣边似的，精致的，价值上亿台币的别墅，以其赭红色的或咖啡色的屋顶，由左边两山的豁口处一路蜿蜒向前。前方有一座小山，山上只有两座并列着的白色的建筑，立在右方，十分挑眼，像树丛楼海中的灯塔。房屋群围着小山，特别是它的左方，河水般地淳涵成一片。再前一些，便是一遭染着浅色的

白云的缓缓起伏的山，山后是浅蓝色的天。蜿蜒着的楼群在绿色中，愈益矮下去，色彩也淡下去，还溪流般地细下去，终于在山的曲线的低处，与天相接了，凝住了，最前面的那座楼哨兵般永恒地站立在那天地相接处。楼群之流是一曲无声的浪漫的歌，它追逐着远方与蓝天。

在对面山脚密集的及山腰和山顶稀疏的建筑中，最惹眼的是故宫。几重纵横的青绿色屋顶，可以令人揣度到它的规模；灿烂阳光下的青绿色，令人想到国宝级艺术的辉煌与常青；蓝色屋顶旁所镶的深黄色的边，则又勾勒出了它的庄严。

而到晚上，灯火像珠串一样，密集地绵延在两山间，构成一条光带，从两山开处延展为一片向往，在展开，在想像，在梦思。山顶上稀疏的几处灯光，如同天上散开的星。

教学区是拥挤的，时而也很热闹。中午，从综合大楼的一间练习室里常常传出咚咚锵锵的打击乐器的声音，震人耳鼓，而综合大楼的走廊上则满是穿梭往来的学生。在几个固定的地点，摩托车整齐地排着，密密的；特别是通往山上的路的边上，总是停着不少教职员的私家汽车。然而，踏上教授住宿楼，就不见拥挤，也不闻喧闹了，十分安静。教授们是老死不相往来的。我的房间的左边住着一个外国女人，我与她只点过一次头。我右边住着一个东吴本校的也上了点年纪的教师，除了在她早上出来稍为弯弯腰时，我正好下山吃早饭，互相会淡淡

地打个招呼外，其余时间几乎连面都不会见到。几个认识的客座教授，包括一位院士，也都住在这座楼，却极少遇到。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我每日到学生食堂吃饭，只遇到过哲学系请来的香港中文大学教中西美学的教授两次。他们怎么解决吃饭问题，我不知道。

上课或吃饭前，我踏着微湿的、偶而落有几片黄叶的台阶，一步步独自走下去。有时偶尔一瞥，会看见，躲在树下，那长茎上挺出肥大叶子的一大丛名叫孤婆芋的植物，令我依稀想起江南水乡的荷叶，虽然一个是圆的，一个是椭圆而尖的。晚上回来时，几乎遇不到人。树阴下的路灯宁静地亮着，照着白色的扶栏。台阶多，约有一百六十多级，中间虽走一段柏油路，但这段路的前部与后部却是两个不算小的坡子，走起来更吃力。很少有人是爬上山来的，多是开汽车，少数是骑摩托车。我爬上山来，往往要略喘气，头上有微汗，于是，进了房间便打开冷气，然后读从东吴图书馆借来的周作人及林语堂的书，继续我在大陆持续多年、快要做完的研究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及戏剧、影视的工作，周围几乎寂无声籁。

4. 社团繁多，一片旌旗

东吴大学，也许台湾的高校都这样，学生社团很多，也很活跃。一开学，那一派景象就与大陆高校大不一样。

刚开学的两周内是各社团招兵买马的时候，综合大楼热闹如集市，人群熙熙攘攘，各种声音杂糅着，人声、录放机的声音，汇成一片。名目繁多的社团都摆开了一个个的小桌，桌上放着宣传品、手机、书、笔袋、罐装或纸袋装的饮料，有的还摆着一堆光盘。桌旁围坐着负责招收新人的社团骨干，也有的学生是闲坐过来聊天的。穿梭着的人群蜜蜂般地，嗡嗡于各个桌子前，谈着、笑着。满眼望去，各种横的、竖的招贴、旗帜，形成了一片林立的旌旗。各种纸的或布的、墨写的或彩色的广告，有的是在柱子及楼梯的墙上贴着的，有的是用架子支着，有的甚至只是简单地用几个诸如“茶里王”、“舒洁卫生纸”之类的商品盒垒起来，然后粘上去的，更有的是从二楼乃至三楼的扶栏上悬空挂下来的。广告上纷繁的名称，有的好懂：“社会服务团”、“自然科学研究社”、“乒乓球社”、“东吴登山社”、“净智佛学社”、“亲善舞团”之类；有些不太好懂：“苏州桥艺社”，大约是研究桥牌的吧，因为广告下面的桌子上并排放着四座造型各异的、金灿灿的奖杯；而“幼幼社”、“桃联社”、“原辅社”之类的名称，就让人不知所云了；还有一张分两排写着“新中会起义，摆台报名处”的广告，更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“生潜社”的广告前有一批学生在跳舞，我近前一问，才知道，这是生命潜能社，参加的人是研究如何发挥生命潜能的。在这一大片招贴、旗帜的集市中，未见任何台湾和大陆的其他城市名，惟独出现